

郭偉川 編

著名學者散文精選

容齋出版社

- 季羨林
- 饒宗頤
- 費孝通
- 姚雪垠
- 吳祖光
- 李元洛
- 吳組緝
- 許地山
- 鄭振鐸
- 王統照
- 梁實秋
- 陳源
- 高越天
- 韓源
- 易君左
- 朱介凡
- 老舍
- 唐弢
- 周瘦鵲
- 何其芳

著名學者散文精選

郭偉川 編

容齋出版社

著名學者散文精選

發行人：趙漢鐘 張躍莉
本書編者：郭偉川
出版者：容齋出版社
社長：趙漢鐘
副社長：張躍莉
總編輯：郭偉川
責任編輯：何 錚
責任技編：王月琴
社址：香港干諾道中 119 號韓國貿易大廈 108 室
電話：2854 2707、2854 2035、2543 2663
傳真：2541 5760
印數：3000 冊
出版時間：1998 年 11 月第一版 1998 年 11 月香港第一次印刷
開本：635×965 1/32
ISBN 962 - 8436 - 08 - 2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序

季羨林

中國古代學者能文者多，換句話說，學者同時又兼散文家者多，而今則頗少。這是一個極為明顯的事實，由不得你不承認。可是，如果想追問其原因，則恐怕是言人人殊了。

過去中國有“詩言志”和“文以載道”的說法。拋開眾多註釋不談，一般人對這兩個說法的理解是，所謂“志”是自己內心的活動，多半與感情有關，“言志”就是抒發自己的感情，抒發形式則既可以用詩歌，也可以用散文，主要是敘事抒情的散文。所謂“唐宋八大家”者，皆可以歸入此類。而“載道”則頗與此有別。“道”者，多為別人之“道”，古人所謂“代聖人立言”者，立的是聖人之道。自己即使有“道”，如與聖道有違，也是不能立、不敢立的。

這樣就產生了矛盾，人總是有感情的，而感情又往往是要抒發的。即使是以傳承道統自命的人，他們寫文章首先當然是載道，但也不免要抒發感情。我只舉幾個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了。唐代韓愈以繼承孔子道統自命；但是，不但他寫的詩是抒發感情的，連散文亦然。他那一篇有名的《原道》，顧名思義，就能知道，他“原”的是“道”。但是，誰能說其中感情成份不洋溢充沛呢？又如宋代的朱熹，公認是專以載道為己任的大儒。但是他寫的許多詩歌，淳樸簡明，蘊含深厚，公認是優美的文學作品，千載傳誦。連孔門都注重辭令修飾，講甚麼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可見文與道有時候是極難以區分的。

清代桐城派的文人，把學問分爲三類：義理、辭章、考據。他們的用意是一人而三任焉，這是他們的最高標準或理想。然而事實怎樣呢？對桐城派的文章，也就是所謂“辭章”，學者毀譽參半，我在這裏姑不細論。專談他們的義理和考據，真能卓然成家者直如鳳毛麟角。較之唐宋時代的韓愈、朱熹等等，雖不能說有天淵之別，其距離蓋亦懸殊矣。

到了今天，學科門類愈益繁多，新知識瀕於爆炸，文人學士不像從前的人那樣有餘裕來鑽研中國古代典籍。他們很多人也忙於載道。載的當然不會像古代那樣是孔孟之道，而只能是近代外國聖人和當今中國聖人之道，如臨深履薄，惟恐跨越雷池一步，致遭重譴。可以想像，這樣的文章是不會有文彩的，也不敢有文彩的。其他不以載道爲專業的學者，寫文章也往往不注意修辭，沒有多少文彩。有個別自命爲作家的人，不甚讀書，又偏愛在詞藻上下“苦”功夫，結果是，寫出來的文章流光溢彩，但不知所云，如八寶樓台，拆散開來，不成片段。有的辭句，由於生製硬造，佶屈聱牙，介於通與不通之間。

中國當前文壇和學壇的情況，大體上就是這樣。我的看法，不敢說無偏頗之處，唯願讀者諒之。

郭偉川先生，出自名家大師門下，學有素養，又是一個有心人。他在最近給我的信中說：“今年計劃中，擬出版《著名學者散文精選》一書，所以專取學者文，蓋一般從事學術研究的人，真正能文者如鳳毛麟角，所謂罕而見珍也。而文得學養，則益見深度，可臻文質并茂之境。此則一般文章家未必能至者，亦足成學者文之特色也”。這一段話雖不長，但對寫文章與學術研究之關係，說得極爲

透徹而又深刻，十分敬佩。偉川先生讓拙文濫竽其中，既感且愧。他索序於我，敢不應命，因略述鄙見如上。是爲序。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於北京大學

目 錄

序.....	季羨林
--------	-----

(一) 當代篇

季羨林

回到歷史中去.....	1
黃昏.....	6
春歸燕園.....	11
春城憶廣田.....	14
登黃山記.....	22
在敦煌.....	39
火燄山下.....	56
遊天池.....	61

饒宗頤

維也納鐘錶博物館.....	65
周原：從美陽到慶陽.....	67
秭歸：屈原故里.....	70
金字塔外：死與蜜糖.....	74
玉泉山，關陵.....	77
武夷山憶柳永.....	81
朱子晚歲與考亭.....	85
吐魯番：丟了頭顱的廿廿（菩薩）.....	89

費孝通

武夷曲.....	92
----------	----

姚雪垠	
惠泉吃茶記.....	99
吳祖光	
霧裏峨眉.....	104
李元洛	
詩神的洗禮.....	114
黃 裳	
前門箭樓的燕子.....	119
陳之藩	
寂寞的畫廊.....	123
一夕與十年.....	128
失根的蘭花.....	132
余光中	
聽聽那冷雨.....	135
沙田山居.....	142
尺素寸心.....	146
董 魁	
霧天憶青島.....	150
余秋雨	
皋蘭山月.....	156

（二）懷舊篇

朱自清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161
溫州的蹤跡.....	170
背影.....	174
荷塘月色.....	177
海行雜記.....	180
俞伯平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186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193

清河坊.....	199
胡 適	
我的母親.....	204
魯 迅	
秋夜.....	210
郁達夫	
西溪的晴雨.....	213
田 漢	
月光.....	216
林語堂	
秋天的況味.....	220
茅 盾	
香市.....	222
桑樹.....	225
白楊禮讚.....	231
雨天雜寫之二.....	234
海南雜憶.....	237
葉聖陶	
沒有秋蟲的地方.....	242
藕與蓴菜.....	244
說書.....	247
我坐了木船.....	251
豐子愷	
春.....	254
楊柳.....	258
秋.....	262
宴會.....	266
山中避雨.....	270
沈從文	
桃源與沅州.....	273
鴨窠圍的夜.....	281

常德的船.....	289
王 力 (王了一)	
書獃子.....	299
辣椒.....	303
騎馬.....	307
溜達.....	311
李廣田	
回聲.....	314
吳組緝	
泰山風光.....	320
鍾敬文	
西湖的雪景.....	341
許地山	
春的林野.....	348
落花生.....	350
鄭振鐸	
蝴蝶的文學.....	352
離別.....	365
王統照	
陰雨的夏日之晨.....	371
烈風雷雨.....	376
孫伏園	
紅葉.....	378
梁實秋	
平山堂記.....	381
雅舍.....	385
陳 源	
聽琴.....	389
高越天	
湖上夢痕.....	394

韓 源	
春雨.....	400
易君左	
奇松怪石畫黃山.....	404
朱介凡	
夢魂天涯.....	418
擺江.....	424
老 舍	
大明湖之春.....	431
唐 弢	
尋夢人.....	435
周瘦鵑	
綠水青山兩相映帶的富春江.....	443
何其芳	
雨前.....	451
李霖燦	
白水臺凝水奇觀.....	453
黎澤霖	
輕舟已過萬重山——夜泛巫峽記險.....	463
後記.....	郭偉川

回到歷史中去

季羨林

一提到科欽，我浮想聯翩，就回到了悠久的中印兩國友誼的歷史中去。

中印兩國友誼的歷史，在印度，我們到處都聽人談到。人們都津津有味地談到這一篇歷史，好像覺得這是一種光榮，一種驕傲。

但是，有甚麼具體的事例證明這長達兩千年的友誼的歷史嗎？當然有的。比如唐代的中國和尚玄奘就是一個。無論在哪個集會上，幾乎每一位致歡迎詞的印度朋友都要提到他的名字，有時候同法顯和義淨一起提。聽說，他的事跡已經寫進了印度的小學教科書。在千千萬萬印度兒童的幼稚的心靈中，也有他這個中國古代高僧的形像。

但是，還有沒有活的見證證明我們友誼的歷史呢？也當然有的，這就是科欽。而這也就是我同另外一個中國朋友冒着酷暑到南印度喀拉拉邦這個濱海的城市去訪問的原由。

我原來只想到這個水城本身才是見證。然而，一下飛機，我就知道自己錯了。機場門外，彩旗如林，迎風招展。

大概有上千的人站在那裏歡迎我們這兩個素昧平生的中國人。“印中友誼萬歲”的口號聲，此伏彼起，宛如科欽港口外大海中奔騰洶湧的波濤。一雙雙洋溢着火熱的感情的眼睛瞅着我們，一雙雙溫暖的手伸向我們，一個個照相機錄音機對準我們，一串串五色繽紛的花環套向我們。科欽市長穿着大禮服站在歡迎群眾的前面，同我們熱烈握手，把兩束極大的紫紅色的流溢着濃烈的香味的玫瑰花遞到我們手中。

難道還能有比這更好的更適當的中國印度兩國友誼的活見證嗎？

但這才剛剛是開始。

我們在飛行了一千多公里以後，只到旅館裏把行李稍一安排，立刻就被領到一個濱海的廣場上，去參加科欽市的群眾歡迎大會。這是多麼動人的場面啊！還沒有走到入口處，我們就已經聽到人聲鼎沸，鞭炮齊鳴，大人小孩，樂成一團。最使我們吃驚的是，我們在離開祖國千山萬水遙遠的異國，居然看到了只有節日才能看到的燄火。隨着一聲聲巨響，燄火飛向夜空，幻化出奇花異草，萬紫千紅。科欽地處熱帶，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在大地上看到萬紫千紅的奇花異草，那就是“司空見慣渾無事”。然而現在那長滿了奇花異草的錦繡大地卻驀地飛上天去，誰會不感覺到吃驚而且狂喜呢？

就在這吃驚而狂喜的氣氛中，我們登上了大會的主席台。市長穿着大禮服坐在中間，大學校長和從邦的首府特里凡琅趕來參加大會的部長坐在他的身旁。我們當然是坐在貴賓的位子上。大會開始了。只見萬頭鑽動，掌聲四起，估計至少也有一萬人。八名幼女，穿着色彩鮮艷的衣服，

手裏拿着一些甚麼東西，邁着細碎而有節奏的步子，在主席台前緩慢地走了過去，像是一朵朵能走路的鮮花。後面緊跟着八名少女，也穿着色彩鮮艷的衣服，手裏拿着燭台和燈，邁着細碎而有節奏的步子，在主席台前緩慢地走了過去，也像是一朵朵能走路的鮮花。我眼花撩亂，恍惚看到一團團大花朵跟着一團團小花朵在那裏游動，耳朵裏卻是“時間雜佩聲珊珊”。最後跟着來的是一頭大象，一個手撐遮陽傘的漢子跼坐在牠的背上。大象渾身上下披掛着彩飾，黃的是金，白的是銀，累累垂垂的是珊瑚珍珠，錯采鏤金，輝耀奪目，五色相映，光怪陸離。牠簡直看不出是一頭大象來，只像是一個神奇的龐然大物，只像是一座七寶樓台，只像是一座嶮崎的山岳，在主席台前巍然地走了過去。在印度神話中，我們有時遇到天帝釋出遊的場面，難道那場面就是這個樣子嗎？在梵文史詩和其他著作中，我們常常讀到描繪宮廷的篇章，難道那宮廷就是這樣富麗堂皇嗎？印度的大自然紅綠交錯，花團錦簇，難道這大象就是大自然的化身嗎？我腦海裏幻想雲湧，聯想蜂聚，一時排遣不開。但眼睛還要注意着眼前的一切情景，我真有點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了。

但是，花環又獻了上來。究竟有多少人多少單位送了花環，我看誰也說不清楚。我們都不懂馬拉雅蘭語。主席用馬拉雅蘭話朗讀着獻花單位的名稱。於是，官員模樣的、農民模樣的、學生模樣的、教員模樣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個接一個地走到我們的桌前，往我們脖子上套花環。川流不息，至少有七八十人，或者更多一些。而花環的製作，也都匠心獨運。有的長，有的短，有的粗大厚實，有的小巧玲瓏；都是用各色各樣的鮮花編成：白色

的茉莉花和晚香玉，紅色的石竹，黃色的月季，紫紅色的玫瑰，還有許多不知名的花朵，都是用金線銀線穿成了串，編成了團，紮成了球。我簡直無法想像，印度朋友在編紮這些花環時用了多少心血，花環裏面編織着多少印度人民的深情厚誼。花環套上脖子時，有時濃香撲鼻，有時感到愉快的沉重。在我心裏卻是思潮翻滾，感動得說不出話來。然而花環仍然是套呀，套呀，直套到快遮住了我的眼睛，然後輕輕地拿下來，放在桌子上。又有新的花環套呀，套呀。我成了一個花人，一個花堆，一座花山，一片花海。一位印度朋友笑着對我說：“今天晚上套到你們脖子上的花至少有一噸重”。我恨不得像印度神話中的大梵天那樣長出四個腦袋，那樣就能有四個脖子來承擔這些花環，有八隻手來接受這些花環。最好是能像“羅摩衍那”中的羅刹王羅巴那樣長出十個腦袋，那樣脖子就增加到十個，手增加到二十隻。這一噸重的花環承擔起來也就比較容易了。當然，這些都是幻想。實際上，我們清醒地認識到，這些花環決不是送給我們個人的，送的對象是整個的新中國，全體新中國的人民。我們獲得這一份榮譽來接受它們，難道能有比這更令人歡欣鼓舞的事情嗎？

我們就懷着這樣的心情，在大會結束後，欣賞了南印度的舞蹈。一直到深夜，才回到旅館前佈置得像閬苑仙境一般的草坪上，參加市長舉行的、有四個部長作陪的十分豐盛的晚宴。就這樣度過了一個暴風驟雨的夜晚。

我們萬沒有想到，在第二天，在暴風驟雨之後，又來了一個風和日麗。在極端緊張的訪問活動中，主人居然給我們安排了遊艇，暢遊科欽港。我們乘一葉遊艇，在波平如鏡的海面上，慢慢地航行；在錯綜複雜的漁港中，穿來

穿去。我們到處都看到用木架支撐起來的漁網。主人說：“本地人管它叫中國網”。我們走到長滿椰林的一個小島旁，主人問：“你們看小島上的房屋是不是像中國建築？”我抬眼一看，果然像中國房屋：中國式的山牆，中國式的屋頂，整整齊齊地排列在那裏。我的心忽然一動，眼前恍惚看到四五百年前鄭和下西洋乘坐的寶船，一艘艘停泊在那小島旁邊。穿着明代服裝的中國水手上上下下，忙忙碌碌，從船上搬下成捆的中國的青花瓷器，就堆在椰子樹下。歡迎中國水手的印度朋友也是熙熙攘攘地擁擠在那裏。我真的回到歷史中去了。但是這一刹那的幻影，稍縱即逝。我在歷史中遊逛了一陣，終於還是回到了遊艇上。艇外風靜穀紋平，漁舟正縱橫。摩托聲響徹了漁港，紅色的椰子在濃綠叢中閃着星星般的紅光。從歷史中回到了現實世界以後，又到兩個報館去參觀，受到了極其熱烈的歡迎。又舉行了一個像兄弟話家常般的別開生面的記者招待會，匆匆趕回旅館，收拾了一下行李，立刻到了機場，搭乘飛機，飛向班加羅爾。

人雖然已離開了科欽，但又似乎沒有完全離開。科欽的水光椰影，大會的熱烈情景，印度主人的一顰一笑，宛然如在眼前，無論如何也從心頭拂拭不掉。難道真能成為“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嗎？到了今天，我回到祖國已經半個多月了。每當黎明時分，我伏案工作的時候，偶一抬眼，瞥見那一條陳列在書架上的科欽市長贈送的象牙烏木龍舟，我的心就不由地飛了出去，飛過了千山萬水，飛向那遙遠西天下的水城科欽。

黃 昏

季羨林

黃昏是神秘的，只要人們能多活下去一天，在這一天的末尾，他們便有個黃昏。但是，年滾着年，月滾着月，他們活下去。有數不清的天，也就有數不清的黃昏。我要問：有幾個人覺得過黃昏的存在呢？——

早晨，當殘夢從枕邊飛去的時候，他們醒轉來，開始去走一天的路。他們走着，走着，走到正午，路陡然轉了下去。彷彿只一溜，就溜到一天的末尾，當他們看到遠處彌漫着白茫茫的煙，樹梢上淡淡塗上了一層金黃色，一群群的暮鴉馱着日色飛回來的時候，彷彿有甚麼東西輕輕地壓在他們的心頭。他們知道：夜來了。他們渴望着靜息；渴望着夢的來臨。不久，薄冥的夜色糊了他們的眼，也糊了他們的心。他們在低隘的小屋裏忙亂着；把黃昏關在門外，倘若有人問：你看到黃昏了沒有？黃昏真美呵。他們卻茫然了。

他們怎能不茫然呢？當他們再從屋裏探出頭來尋找黃昏的時候，黃昏早就隨了白茫茫的煙的消失，樹梢上金色的消失，鴉背上日色的消失而消失了。只剩下朦朧的夜，